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六十四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游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究

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官
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
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
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
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
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拳
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
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

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
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
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為證塞滕者則以隱
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
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
為社稷之臣非為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為效觀其
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
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

故爾若滕以此二賢為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
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
漢魏以來記閼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
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
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
為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緣
麻非為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闕之役尸骸
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

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
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
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為國之大計非謂
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讐明不同戴天日而
為國不可許復讐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喻
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
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
貶裁爾若多引前事以為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

譬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
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
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
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
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
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為證喻
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為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
與假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

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
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
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為教者禮法即心
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
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為法猶見改於
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
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
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讖

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
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
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
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
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爾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
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
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爾何所而稱乎夫恩宥
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

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鄒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為發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奭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為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塞已冥

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舂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郝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為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阮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辨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

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
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
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
宗桓偉進號安西轉補功曹舉陳郡謝絢自代曰蓋聞
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
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
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
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石

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
甘充下列授為賢牧實副羣望入為員外散騎侍郎司
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參軍仍遷御史中丞性
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
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
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
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
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勲德光

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閭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殺舅甥制不相糺臣請免殺官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為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

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為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撝撻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

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慙恚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為格

佞自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俄而補侍中復為太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

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熟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啟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顓顓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

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
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
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
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
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况偏師失律無
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即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石等可
念爾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
小劫西虜或為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

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高祖踐祚遷太
常都官尚書鮮之為人通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
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卹親故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
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為高祖所狎上嘗於內殿宴飲朝
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来
俄而外啟尚書鮮之詣神獸門求啟事高祖大笑引入
其被親遇如此永初二年出為丹陽尹復入為都官尚
書加散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為豫章

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愔位至尚書郎始興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

事難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為吳興故鄣令在
縣有績入為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
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
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
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
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
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
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為建立勒

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高祖勅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為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之于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

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內史徵為國子博士
太祖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
通直散騎常侍袁渝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
公郎陸子真起部甄法崇使荊州員外散騎常侍范甌
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
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兗從僕射車宗使青兗
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雒州前竟陵太
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侍李軌之使廣州郎中

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
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常侍班宣
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
覲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
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寅畏在
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頽民風凋
偽青厲違和水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弘攸宜而機務
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羣

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
征之禮廢而未修眷被氓庶無忘欽恤今使兼散騎常
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
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
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為書還具條奏俾朕昭
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力其有
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
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松之反使奏曰臣聞

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為極古先哲后因心溥
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雖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
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廊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
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
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
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
莫不謳吟踴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
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

銓任忝廁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
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慙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
十四條謹隨事為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
典每各為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為書以繫之後松之甚
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
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
上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
民便之入補通直為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為南

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
大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
年卒時年八十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
紀駟注司馬遷史記並行於世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
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
百家莫不該覽叔父盼為益陽令隨盼之官隆安四年
南蠻校尉桓偉命為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以

向朝廷承天懼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義旗初長沙公
陶延壽以為其輔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瀏陽
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為行參軍毅
嘗出行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
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
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
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
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

可也出補宛陵令趙惔為寧蠻校尉尋陽太守請為司
馬尋去職高祖以為太尉行參軍高祖討劉毅留諸葛
長民為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
今行濟否云何承天曰不憂西不時別有一慮爾公昔
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複穆之曰非
君不聞此言頃日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除太學
博士義熙十一年為世子征虜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
軍錢唐令高祖在壽陽宋臺建召為尚書祠部郎與傅

亮共撰朝儀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
請為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為
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
辟事稱法吏葛騰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
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
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為子還
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
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為劾終於和賣結刑

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為非其條嘉所存者大
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
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為子隱語
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
節於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
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
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
事未判值赦並免晦進號衛將軍轉咨議參軍領記室

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矚密信報之晦問承
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
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
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
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
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
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已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為邵意
趨未可知不宜便討時邵允茂度為益州與晦素善故

晦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蕭攀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
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全免晦既
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彥
之以其有誠宥之使行南蠻府事七年彥之北伐請為
右軍錄事及彥之敗退承天以才非軍旅得免刑責以
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為劫制同
籍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非應
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為募親則子宜隨母補

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暮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
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尚存制
應補嫡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沒代
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嫡今若以叔母為
暮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嫡之制又失婦人
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暮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
畏負以生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
見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

仍用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又議曰既沒之名不合
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爾奏事一卻動經歲時
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承天為性剛
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為僕射殷景仁
所平出為衡陽內史昔在西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
公清為州司所糾被收繫獄值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
郎撰國史承天年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
子潮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

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議曰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爾竊以為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歟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譴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為效

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亨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為宜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羣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逮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上

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
海揚旂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興負海貲及舟車
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
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
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為念大宋啟祚兩耀靈武而懷德
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
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
背違信約深構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

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
意及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
引羣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
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
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必未
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
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
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偽衆今

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為左社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襁負歸國先後

相尋虜既不能較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剪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竒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惠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

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溪濡須之戍家傳羨溪及夷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沔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募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

其號令俎豆訓其庶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
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
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郤代馬摧足秦首
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
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
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
教貧富殊資疆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
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

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
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
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忸
怩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焱騎蟻聚輕兵鳥集
並踐禾稼焚藝間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
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捐費
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
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

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扼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閭閻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治

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

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
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
自衛弓榦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
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
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
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
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
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泰設以耕戰

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
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
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
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
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
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
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
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

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畫
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
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頗便加
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間術墉壑存者因而即
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
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
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
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

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繇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閒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

過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徹敵之要也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

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並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顗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為承天所紕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茭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臨川內史靈運從祖弟也才學見知卒於禁錮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為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

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前傳雜論纂文論並傳於世又攷定元嘉歷語在律歷志

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宜完其障塞謹其烽柝使來還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攘寇漢世案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為疆場莫不先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釁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闊盛衰既兆用啟戎心蓋由王業始基

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置境
無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
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跼
蒼天踏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
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宋書卷六十四

宋書卷六十四考證

鄭鮮之傳兗州刺史滕恬○南史作滕恬汲古閣本亦刻恬注云一作恬

裴松之傳由是並斷○並南史作普二字形體相似義皆可通謂普禁世立私碑也

宋書卷六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六十五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吉翰

劉道產

杜驥

申恬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道憐參軍
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隨道憐北征廣
固賜爵建城縣五等男轉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

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為高祖所知賞永初三
年轉道憐太尉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
諸軍事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
池氏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兄弟為質翰遣始平太守龐
諮據武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率眾拒諮又遣將
強鹿皮向白水諮擊破難當等並退走其年徙督益寧
二州梁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
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甚得方

伯之體論者稱之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司
徒司馬加輔國將軍時太祖經略河南以翰為持節監
司雖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會前鋒
諸軍到彥之等敗退明年復為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
年又假節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
將軍如故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
其事翰省訖語今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
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

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劉道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也簡之事在弟子康祖傳道產初為輔國參軍無錫令在縣有能名高祖版為中軍行參軍又為道憐驃騎參軍襲父爵晉安縣五等侯廣州羣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為寇攻沒州

城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謙之已平廣州
道產未至而反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
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並譙縱餘燼與姻親侯
攬羅奧等招引白水氏規欲為亂道產誅公生等二十
一家宥其餘黨還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
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
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
者甚多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七年徵

為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咨議參軍仍
為持節督鄴梁南秦三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
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寧蠻校尉鄴州刺史襄
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鄴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
受化者並皆順服悉出緣汚為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
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十三年進號輔國將軍
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襄侯道產惠澤被於西
土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荊州刺

史衡陽王義季啟太祖曰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既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至長子延孫別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廢大明中為司徒右長史黃門郎臨海義興太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伏誅道產弟道錫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為氐寇所攻道錫保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邊情波駭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劉道錫將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
可冠軍咨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弱
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沒在誠宜
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氏寇至城內衆
寡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
攻城一戰便走聽依本要於事為優右衛將軍沈演之
丹陽尹羊玄保後軍長史范曄並謂宜隨功勞裁量不
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烈

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治中荀齊文垂死乘輦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為有司所糾值赦明年散徵又以赦後餘贓收下廷尉被宥病卒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鐸右將軍司馬晚度北人朝廷常以儉燕遇之雖復

人才可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倉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

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桂陽公義真鎮長安辟為州主簿後為義真車騎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刑獄參軍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為太祖所誅初高祖平西洛致鐘虞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聳夫領

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鐘於洛水驢乃誑之曰虜既南渡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鐘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驢既至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驢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褊裨小將莫及始隨到彥之北伐與

虜遇聶夫手斬拓跋燾叔父英文特勒首燾以馬百匹
贖之以驥為通直郎射聲校尉世祖征虜諮議參軍十
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寧
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
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民所稱詠二十
四年徵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坦長
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有函詔勅坦琬輒開視
信未發又追取之勅函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云諸郎

開視上遣主書詰責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子李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四長子長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為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尋坐巧佞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祿謀反事拜黃門侍郎出為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橫家累千金女伎數十人絳竹晝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常相從又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

疾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牆之間聽其弦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幼文兄叔文為長水校尉及諸子姪在京邑方鎮者並誅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數人逃亡得免

申怙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虎司徒高祖平廣固怙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並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祖踐祚拜大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怙兄謨與朱修之守滑臺為虜

所沒後得叛還元嘉中為竟陵太守恬初為驃騎道憐
長兼參軍高祖踐祚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
載不請休息轉員外散騎侍郎出為綏遠將軍下邳太
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
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密
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
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將軍如故惠威
兼著吏民便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為平西中兵參軍

河東太守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度安西府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瓮口故城又是

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並得除省防衛綏
懷利便非一呂綽誠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
附說急有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蒞郡經年軍民粗
狎改以帶臣有乖永事遠牽太原於民為苦而瓮口之
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
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有司曰恬所陳當
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北虜入寇恬摧擊之為虜所
破被徵還都二十七年為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

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為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莞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閭閉城距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為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祚遷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

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弊恬初
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
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
二年遷督豫州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
還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郡
太守子謨早卒謨子元嗣海陵廣陵太守元嗣弟謙太
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內史永子坦
自巴西梓潼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為世

祖鎮軍諮議參軍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碭碭敗退下歷城蕭思話起義討元兗假坦輔國將軍為前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城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兗州世祖遣太子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討至兗州虜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

領職坦棄市群臣為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為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為驍騎將軍病卒子令孫前廢帝景和中為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太宗以為寧朔將軍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即與安都合弟闡時為濟陽太守戊昨陵城奉順不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昨陵令說闡降闡既降殺之令孫亦見殺先是清河崔

譚亦以將吏見知高祖永初末為振威將軍東萊太守
少帝初亡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譚擊
之斬靈期等三十級太祖元嘉中至青州刺史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
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
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
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
績垂名斯為美矣

宋書卷六十五

宋書卷六十五考證

劉道產傳廣州羣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為寇○劉康祖

傳作刺史謝欣

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謙之已平廣州○

臣承蒼

按謙之即道產叔父義熙初為始興相此傳

叙次不明始興下當有脫字

申恬傳子謨早卒○

臣承蒼

按前云恬兄謨與朱修之

守滑臺為虜所執後得叛還此子字當是兄字之訛

宋書卷六十五 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六十六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同高祖諱故稱字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為天

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迴意甚好之轉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下高祖以為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

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更引還重中初讌召為中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唐還京邑久之轉黃門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為吳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為侍中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送還都存亡不測有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建為度支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衛尉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即

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祕書監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即位又以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江夏王師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說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

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
侍中特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及東歸車駕幸治亭餞
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
書以臣為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
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
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築之下
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污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太
之一物矣所以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旨

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上終以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臣比自啟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為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惓耄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廻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又

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

風兼以累朝廷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獻策韜裏尚
想遙芬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於是謚為
文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棊八
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
山太祖嘗問為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條五瓣著青紋袴襦
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
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

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
於是移於他室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弘為求奉朝
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
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
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
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
弘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恢
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中吏部

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子瓚之弟昇之都官尚書
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為尚書左僕射江州刺史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
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
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蚤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
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竝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
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
致哀以此為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

王延祖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為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為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後為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清身潔已元嘉

八年卒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樗蒲既長折節蹈道以操
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家貧起為臨津令
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
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
鄉侯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
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
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太祖即位出為臨
川內史入為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左衛將軍父憂去

職服闋復為左衛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
賞會甚為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如故尋改
領遊擊將軍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
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
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
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女
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
尚之為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

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畢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為廣州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畢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畢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領建平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

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
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
足為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
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啟輿駕比出還多冒夜
羣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誠安
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
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
慰四海之望亦優詔納之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

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
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
尚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實
救弊之弘筭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
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
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
價者邪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眾矯物而可久
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

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盡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
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
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
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貨貨
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
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
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
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

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急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即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尚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衛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郝敬叔並同尚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為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

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縻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為患尚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暨金鎰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劇啓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為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

朽之實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衛率袁淑與尚之書曰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疎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乎曩篇規迨休

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

闕

玄之適但淑逸操偏廻

野性膏滯果茲冲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
丈人微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
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
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瀕毛詩所謂于以採蘋南澗之
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
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義
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獨

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即羊玄保孟
即孟顓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顓不就徵辟昶死
後起家為東陽太守遂歷吳郡會稽丹陽三郡侍中僕
射太子詹事復為會稽太守卒官贈左光祿大夫子劭
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
王休若尚之既還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
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
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

並得免世祖即位復為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光祿
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本官領尚書
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
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
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為賊既遁走
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
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
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

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灼然便同之臣逆於事為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為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為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

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閫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為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

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懷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于位時年七十九追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諡曰簡穆公子偃別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

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
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
書悠之子顥之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太宗世官
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荆楚揚土
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荆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
而掩鄧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
輔臣荆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

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彊富因十載之基嫌隙
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實
人單閭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
在外事不患彊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
有外憚呂宗不競實由齊楚興喪之源於斯尤著尚之
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宋書卷六十六

宋書卷六十六考證

王敬弘傳嗚呼微臣永非復太之一物矣○太字下疑有脫字

時年八十追贈本官○八十南史作八十八臣承蒼按敬弘表自云年向九十當以南史為是

何尚之傳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南本曰字下有主字

宋書卷六十六考證